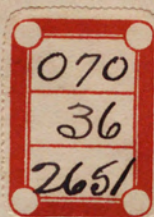


南仙叢書
十二冊內
一一



安藤紀一氏
寄贈



新集

馬島光昭寫錄

參



名和氏記事

大社ノ神ハ大國主神ニ坐スヲ素戔嗚尊トスル
ハ中古ヨリノ誤ナリ 主上一族ノ軍兵ヲ敵覽
マシタケル中ニ乙童丸生年十四歳ニナリケ
ルヲ御前ニ召テ黄楊ノ御櫛ヲ賜ヒ 長年ヲ御
前ニ召レ今度ノ大功偏ニ汝カ忠ニアリトテ睿
感ノ餘リ御手ツカラ忠顯ニ教テ帆掛船ヲ画カ
シメ玉ヒ長年カ家ノ紋章ニ賜フ_{固ノ章ハ} 五
月十一日ノ夜半ニ天皇_{後村}上_{寮ノ馬ニ御シ} 田中ニ
衝テ退キ玉フ乱軍ノ間内侍所ノ御櫃ヲ田中ニ



捨オキケルヲ長年ノ姪大井太郎左工門尉長重
著タル鎧ヲ脱捨テ自ラ荷擔シケルカ後ヨリ射
ル矢雨ノ如ク御櫃ニ中ル御正体恙無シ 佐々
成政苛政ニヨリテ國中一揆蜂起シ名和患四郎
顯輝モ与ス島津氏太閤ノ命ヲ奉シテ是ヲ討タ
ル顯輝時ニ年十九从兵百七十人ヲ以テ薩勢ト
戦ヒ一人八面ニ当リ倔强ノ敵數十人討テ終ニ
自害ス薩人其勇ヲ感メ戦死ノ地ニ墓ヲ立ツ今
ニ存セリ 加藤清正ハ熊本城小西行長ハ宇土
城ニ入ル 系譜長年ヨリ八世顯忠一旦八代城

ヲ没落シ長門ノ海上ヲ渡ル眩暈ニ逢ヒテ船殆
シト覆ラントス水手是ニ救ヘテ斯ル難船ニハ
身命ニモ易ハ難キ程ノ物ヲ海ニ投メ助カルヘ
シト云ニヨリ其ノ系譜ヲ海中ニ投メ僅ニ恙ナ
キヲ得タリ後寛正六年三月九日八代工歸リ
テ第七日ニ当リ領地植柳浦ノ澳師大石首魚ヲ
獲タリ十四五人許メ擔フヘシ希代ノ大魚ナレ
ハトテ是ヲ顯忠ニ献ス顯忠即テ此ノ魚ヲ割シ
ムルニ彼ノ長門ノ海ニテ失ヒシ系譜一卷腹中
ニ在テ聊モ損ヘルヲ幸ニ 光昭按明祁王生

好食鯉忘日祭無與妻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漢父持
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魚金於魚腹中人以
為哀戚云頗共是事相侶行高性次ニメヨク子
弟ヲ教誡ス長年或時郊外ニ出テ遊ヒケルニ一
人ノ童牛ヲ仰テ行ケリ長年是ヲ呼留メテ吾ヲ
ハ其牛ニ騎セテカシコノ河辺迄行カレト云ヒ
ケルニ童是ヲ諾ナヒテ然ラハ騎セ參ラセム賃
ニハ何ヲカ賜ハルヘキト云フ長年館ノ方ヲ指
サシ門前ニ植キタル樹木ヲ何レニテモ汝カ望
ミノ終ニ代テトラスヘシト約レケレハ童嬉ヒ

テ彼ノ川邊迄載行ケリ後三年ヲ經テ一人ノ男
童ヲ帥テ名和氏ニ來タリ此ノ兒前年然々ノ約
アリトテ其賃ヲ歸ル此一時ノ戲言ナラム如
何ニ言説テモ肯セス餘リニ便ナクテ如此ハ帥
テト云フ行高聞恥テ左モアリ又ヘシ約セシニ
違ヒナクハイカハハ望ミニ任セサラムトテ長
年ニ詔ラヒ彼ノ牛飼ノ童ニ撰ハセ門前ナル大
木ノ松ヲ伐リテ取ス是ヲ名和ノ約束松ト云
後漢范式少遊大季典汝南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
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遽將過拜尊見孺子焉乃

共討期日後期方至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判曰式信士
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再醮酒至其日飭果至紳
堂拜飲飭盡勸而別與名和公事最侶故併錄有
以備忘也

坪田村ニ名和氏ノ旧址アリ美作美甘馭宇南
寺ノ長押ニ長年肉筆ノ落書アリ筆勢道勁頗ル
能書ノ風ヲ存又太平記ニ太郎判官長生又太
郎古工門尉長生ト見ユ太郎判官ハ義高太郎左
衛門ハ長重ニテ長生ニ非サルヲ諸君ニ瞭然タ
リ長生ハ実ニ長年ノ二男ニテ太郎判官義高
ノ弟三郎左衛門基長ノ兄ナルヘシ三能紀六
郎紀為成ヲ祖トス為成内河氏ノ女ヲ娶リテ為
基ヲ生ム長年妻女ノ妹本国会見郡三能ニ住ス
為基左京進トナリテ進六郎ト号シ是ヨリ進ヲ

以テ家号トス 南條ハ民談記ニ塩谷高貞ノ二
男伯耆守貞宗ヲ始祖トス其家累世本国河村郡
羽衣石ノ城主ニテ大永年没落 布施ハ同幡美
作隱岐出雲等ニ布都郡アリ 三谷ハ安藝日埴
郡ニ一ノ村アリ 名和氏延元ヨリ西平ニ至リ
長年ヲ始メ王事ニ殉スル者一族四十二人 名
和氏伝家ノ伯耆卷一卷系譜ト共ニ尤至宝タリ
各躰古朴ニシテ真片假字ヲ用フ卷物ニテ表紙
ニ錦ヲ張レリ何レノ年間ニ書ルヲラシラズ但
書中七郎氏高ノ註ニ西平十六年トアレハ鎮西

下向ノ後ニ記セルモノナリ群各獲從ニ採収セ
ル本ト同シ 船上録ヲ見ルニ元弘年間ノ事等
却テ伯耆卷ヨリ委シキ處アリ録ハ先ニ成リ卷
ハ後ニ成ル卷ハ當家ニテ記シ録ハ它人ノ手ニ
出ツ 大綱ハ大德寺ノ和尚 会見郡安養寺延
元帝真写耆顔四十許ニ坐マシ御眉間感マリ眼
光人ヲ射ルカ如クハ夕西頬下殺ニ坐マス 長
年ヲ氏數權現 高橋半右工門頼次ハ西行長ニ
從ヒ志岐城ヲ攻ル氏頼次ハ西ヲ脇挾ニ群カル
敵ヲ攘ヒ退ケテ終ニ本陣ニ返ル時ニ年十七十

リ 抑南朝尽サセ玉ヒテ後其ノ御裔トテハ聞
ユルヲ十キヲ薩ノ後醍醐氏ト吾藩ノ高橋氏而
己ナルカ高橋氏ノ血統ハ野崎氏ニ傳ハレリ
別ニ延元帝ノ子宗良王ノ二子尹良王ノ家一流
アリ

孔子家語

仲由曰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子曰天下有大
患者五而竊盜不与焉 一曰心逆而險 二曰行僻而
堅 三曰言偽而辯 四曰記醜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 是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亂其教繁其刑
使民迷惑而陷又從而刑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
仁者莫大乎愛人 智者莫大乎知 貴政者莫大乎官
能 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 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
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 忠信以為室 仁義以
為土地 多文以為富 若不達世上所不受下所不

推諉諂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
奪也 博孝而不究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
而不困 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不復獲於貧
賤不克詘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與有司故
曰儒 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
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
形体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墜而地穢也故生者南
嚮死者北首北陽 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
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士人者心

有所定計有所守虽不能尽道術之本必有率也虽
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士必慤而后求智能
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也 好諫者思其
君食美者念其親 丘吾子少時好孝周徧天下後
還吾親終投水而死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人 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孝
之效也 子羔感則者 少而不孝長無能也老而
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寃莫之救也 色智而
有能者小人也 思其人必愛其樹棠伯瞻訟於甘棠下
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 明鏡

所召察形往古所召知今 無多言々々多敗無多
事々々多患金人之廟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勇
尊高人弗我害 冉求好幸博藝省物而勤 欲能
則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 進賢為賢
其幼也敏而好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
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 政在節財 政
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 子產於民為惠主
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忠君為臣於行為恭敬 夫以
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
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 大本立身有義矣孝

為本喪紀有禮美而哀為本戰陳有列美而勇為本
治政有理美而農為本居道國有美而剛為本生財
有時美而力為本 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於耳而利於行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相事視其
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
士焉 榮啓期曰天生万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
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吾既以行年
九十五矣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是三樂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也常得終焉何憂哉 不
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

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建設朝事燔燔黷所所以報氣也舊來稷脩肺肝加目鬱鬱所以報魄也 顏回曰鳥寃則啄獸寃則攫人寃則詬馬寃則佚 生別離 回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已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也 毀人之善以為并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幸而羞不能小人也 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 不勦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為寃困而改節 入官治民 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持不善勿遂行事勿當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 衛史氏曰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 過夫人情莫不有為過而改之是為不過 人十月而生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蟲八月而生 書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 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堅土之

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波土之人細息土之
人美耗土之人醜墟土黑剛土息汰土食水者善游而
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
者善走而愚食粟者有緒而蟻食肉者勇毅而悍食
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分道謂之年日一陰一陽之道者謂天之道也易形於
一謂之性具其形此謂之性人始生而有具者
五育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
月而微煦轉睛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耆而生
臙滕然後能行三年顙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

通然後能化陰寃及陽故陰以陽變陽寃及陰故陽
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七月生
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
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男子二十而冠有
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
則自婚矣凡民之為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
不足之生於無度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
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
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
巧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作淫造

異服設奇伎奇技以蕩上心者行偽而堅言詐而升
孝非而悖順非而沃以惑衆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衆者此四誅者不以聽 黃色亂正色文錦珠
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 諸侯非問疾吊喪而
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破國喪家亡人必先
去其礼 子路悔過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
能改其進矣乎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
之失愚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 魯君告
宓不齊曰自今往以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
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

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 誠乎是者刑乎彼宓子行
此術於單父也 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 言
以立志文以立言 苛政猛於暴虎 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 桎梏王不祭河神子稱之 七十杖於朝
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 朝廷同爵
則尚齒 禮者猶體也體不脩謂之不成人 殺人
之中又有礼 虎曰殺人非礼之用而其不忍殺之
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 顏回年
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 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
名与田常為亂夷三族 子張不務立於仁義之行

子川人友之而不敬。曾子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
 吏，安不有百姓不忍欺之。梁鱣年三十未有子，
 欲出其妻南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更欲娶室，過四十
 有子鱣，後二年而有子瞿，曰：晚生耳，未必壽之過。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獻玉於諸子罕	人之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尔以玉為寶若以与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將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	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后使復其所	通鑑攬要周顯王十四年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者亦有寶乎威王曰死有患王	曰寡人國雖小而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	者十枚豈以者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室与
---------	-----------	---------------------	---------------------	----------------------	--------------------	------------	----------------------	----------------------	----------------------

王異吾臣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貽子
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渙于阿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
北門趙人祭西門徃而徃者七十余家有種首者使
脩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惠王慚
大字曰楚國以無為室唯仁以為室
昭按東照公與豐國公會豐國公指其室照公乃
歷指賢臣國公大慚與魏惠有之事相倡矣此事
詳于兩夜燈雖然若我二公者非魏惠有或之徒
也

元齡詩集跋

今人不尚讀書甚者不欲人之讀書其言曰讀書者
不順於親一也善敗家二也拙吏事三也鮮得壽四
也我友元齡耽讀至老而能孝再蒙旌賞治產而勤
三倍前世為吏而循其下貼服而享年七十余也所
謂四者無一焉平日所著頗多予曹從吏相繞刊行
將以閒執謔愿之口其詩此是

批泉川以寧詩卷
予嘗聞之李詩者每製一首書以置几上時檢其敗
闕疵癥自問自答有得輒改竄及得差穩藏諸篋中
不復省焉數月後出視如出他手者狀乃復檢之至
慊於我心而後始錄之如是者數次可以進步予謂
李詩之訣莫過焉而性粗率不能循守其言或勸人
以此法得驗不以是下詩才如此固當非待他人指
麾者曰書卷末以還之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故伯耆守名和君碑陰記

水戶侯臣森尚謙撰并書

自古忠臣義士殉節善死者必建祠祭之且莫致敬
使民有勇且知方歲時奉祀教士見危而致命彼張
許善死於唐文謝殉節於宋皆享廟食非死臣崇德
設教乎故伯耆守名和公源朝臣諱長年者伯洲名
和莊人也丁於元弘之多難迎後醍醐帝於船上遂
奉乘輿恢復京師其忠義不恥古賢將竹帛所垂可
目概見焉不幸而遇延元之變力戰沒于敵中嗚呼
雖壞形骸於一時而傳名節於百世凜然士氣誠可

令懦夫知立志矣。今名和莊氏殿神祠，此其靈也。近
年大守羽林池田公擇地移祠，墾田附之。臣大窪友
尚奉其喪，且竭力於興造，祠乃成。像乃設，是祭是饗，
其詳見于福住道祐所錄。尚請尚謙爲記。我水戶相
公篤崇南朝，與名和公全志於千載之后，尚謙事其
家，豈所敢辭乎？又從而繫之曰：辭曰，船上迎駕佐命
忠臣，大宮力戰取義，成仁凌霜氣節，貫日精神。氏殿
旧址，威德惟新。元祿三年八月日，安政五年五月
日，目幡伯耆國主從四位上兼左近衛權少將源朝
臣慶德建。

森岡綱太墓誌銘

菅晉師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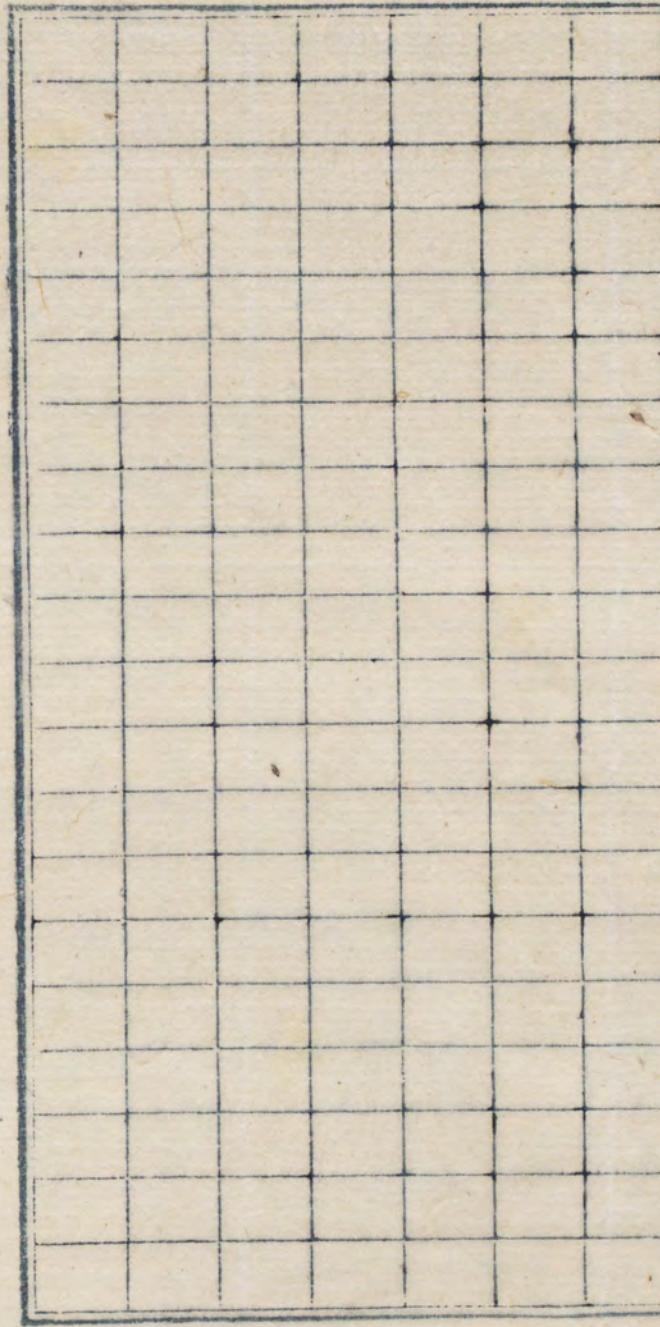
綱太年始十二，杭海來寓，予塾白哲，纖瘦如不勝羅
綺賦詩作書，略已就緒。而與人應接如老成人，人皆
愛慕焉。以春殊歸省，未經月復來，率年而三，無他嬉
戲，但尋讀書時爲塾童，說小孝蒙求等書，辨說音吐
並佳。年十五，讀周禮，余謂之曰：唯通曉文義若夫詳
審推考，待再讀而可已。而匝月一无所問，余詰之，則
曰：不求深義，何須質問？予服其穎悟，適予脩室町志，
使諸生分題論當時人物，綱太得上相憲實文先成，
而其言得冝。祭綱太未讀國史，以談次所聞，構造而

己年十六病沒於家文政四年辛巳四月十一日也
華于 前日暫歸侍乃父誕宴留月餘佗語來
期在近而訃至舉墜驚怪相視不言頃婢僕亦泣
予年將八十未嘗見童年才調如網太者焉名維寅
字士直網太其乳名姓森國氏讀州松尾人父曰保
治母某氏銘曰嗚呼之子終出而萎耶世有不能升
茲麥而力如熊羆者有未知有竟舜而年臻耆期者
天之予奪終不可知耶噫

藤樹先生遺墨跋

吾邦從室町氏暴帥二百余年矣虐民漢色都鄙咸
風文字種子不斷如絨獨僧徒以此取容於權門而
己元和偃武後始出藤樹先生以躬行為孝而後聞
齋東涯之徒林林輩出其說雖有小異而身顧其行
則同是以公卿大夫之為孝亦皆有所矜式焉近日
學者寢趣輕薄困酒狎妓居之不疑而其志藪也獨
在文字而已我恐其徒以此取容其風傳及公卿大
夫時尚一變或有復室町氏之曰矣夫物極則運假
使休復不遠狀流弊既深回瀾之手必待大德之人

我願得躬行善誘若先生者以為時孝之標準焉
 前石黑子得先生書裱作橫軸乞題於諸名家予之
 薄劣亦幸係姓名于其末幸也曰識



七國反漢論

封建之於天不利害相半要制其弊如何而已七國
 反漢以誅晁錯為名漢誅錯謝之是七國為政而漢
 聽之也甚矣諸危之難制也自古封建之害者莫不
 奉以為護余獨謂封建之利固以而可見已當呂氏
 之危漢之將相大臣如周勃平皆媾阿附和莫
 敢支吾至齊王起兵入討遣灌嬰將軍兵防之而嬰
 斤有連和於是乎勃始聲義誅產祿之誅非成
 於平勃也由於齊王也齊王以誅呂氏為名其害未
 必然七國之以誅錯為名其害雖異其弊一也夫制

天下之勢者使其內外相維不末相制然後天下無
傾覆搖動也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者以諸侯
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末不相稱故
貽以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姪
既多愛有所分於是割裂而封之猶暴富也民分產
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
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削也
削之輒反莫足怪有其祖出於高帝也制勢不盡善
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漢也七國反也後漢之君臣
徒知諸侯之為害而務削弱也末日以太輕本日以

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也省
當是時使有外藩如料趙吳楚則必起兵內向以誅
王氏為名以破其膽何矣也敢為哉唯其無強諸侯
是以坐移漢祚如漢之易猶家無支黨而校奴黠僕
無所顧忌是不善制勢也過也嗚呼是豈獨兩漢
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
也為過計者也故論之

水石齋



周赧王

三十一軍丁丑

楚使淳黃將兵
救齊因力齊相淳
黃欲兵無分齊
地乃執濟王數之

燕王悉起兵以集穀為上將軍將秦魏韓趙之兵
以伐齊齊泯王悉國中兵以拒之戰於濟西齊
師大敗遂弑王於鼓里
王孫賈殺淳黃濟王立法章為齊王保莒城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
入使人請蠋公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
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矢其不義而生不若
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侯大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
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
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
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侯秦衍最著
趙武靈王兵肥美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
所笑賢者寡耳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
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咸林疾不朝王使人
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已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
後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後政先信

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笑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咸
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
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
舍此而襲遠方之服愛古之直逆人之心臣願王
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公子咸聽命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孟
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夕曰願得君狐白裘
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

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公乃為之
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冥閭法
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
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親裹贏糧兵士卒分勞苦卒有疽者起為吮之卒
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
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魯人伐魯之人欲以為將
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
齊師或謂之魯族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
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行薄
人也且以魯國匹之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國
魯矣起恐得罪卑魏之族賢乃往歸之文侯問

宋元通鑑卷之四

太宗

士中召終南隱士种放不為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
講習為業後學者無不資以養母之術能樂道薄滋味
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
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患曰
嘗觀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
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矣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
嘉其節常有司時加存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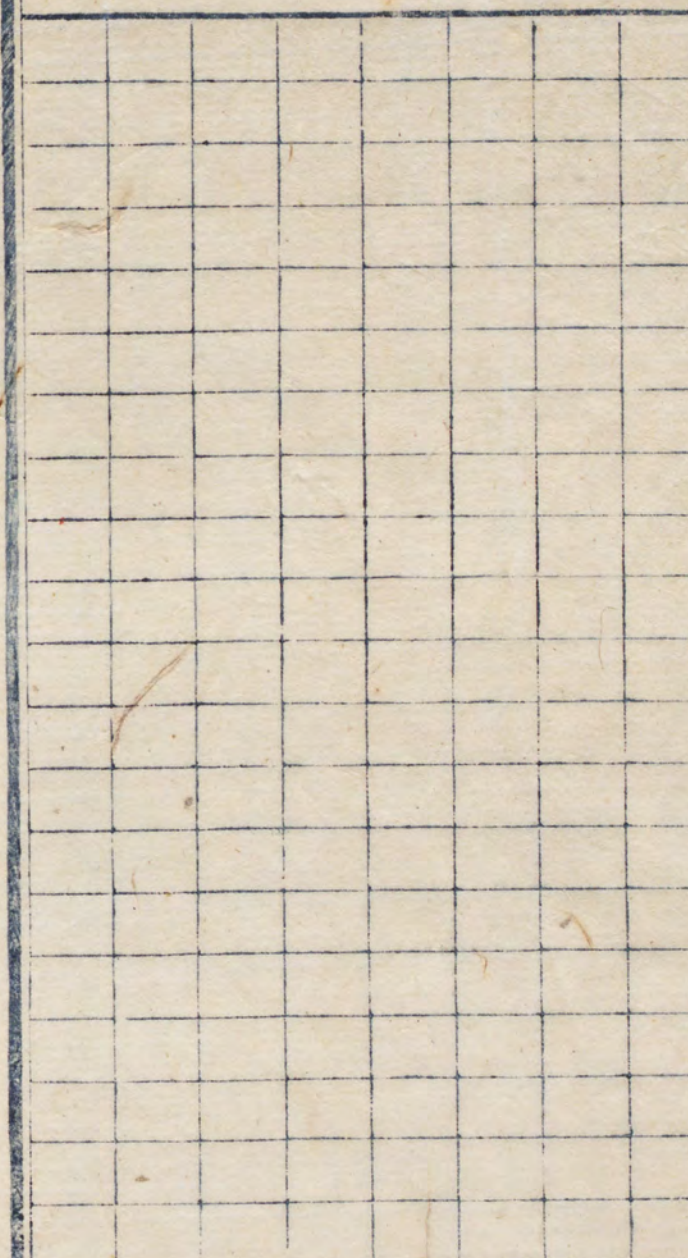
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也
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
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
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
寵患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致祿榮遇之
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同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氏家求寄止主人不許
僧求寢其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播
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
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

我詣縣矣國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荒草中忽隨省
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心矣明日主人搜訪
亡僧并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証云失
子婦妾誘去俱亡忽為人所遇因殺之投井中暮夜
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
獄成讞府之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
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
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
吏食於村店之有老妪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
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于市矣妪

歎息曰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汝獄雖獲賊
亦不敢固也婦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法
少爭其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婦指示其居吏就
舍掩捕之案內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爲神
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咸德軍節度芸之子初爲咸
德軍牙將顯周世宗帳下歷遷密門使奉使吳越不
受私餽宋初典禁旅以至大用至是年六十九帝
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前後征討
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曾殺一不辜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

威自異遇士天於逢必引車避之不名不吏每自事
不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
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
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楊衮
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
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
分其擊太負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
其威大振其後收淮南秦鳳平隴南特薛提尔以
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以今日禦敵之高策也
詔廷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謂晉事多鄙惡

不可流行者帝以詔宰相畢士安曰愚以戒世豈以
勸後善惡少事者秋備載帝終之處錄刊刻



日本史六十一

初滿仲以為鎮護之任非有利劍不旦以示威數鳩
治工多作刀劍皆不愜其意聞筑前有良工因召而
使作亦不如意工憂之祈神七日精鍊六十日乃得
二刀滿仲大悅試斬死囚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
膝名曰鬚切膝凡源氏伝室之
綱祖仕武藏守父宛稱箕田源次綱為源敦所子養
敦者滿仲婿也綱養母居攝津渡辺因以渡辺為氏
初宛兵負遁父良父並居東國各恃其勇武不相不
適有人問之者二人大怒欲兵相接戰以殫勝負乃

刺日定約各率兵數百出陳于野既而良文使人謂
宛曰兵率衆而戰曷若軍驍相當以決雌雄宛亦然
少於是見二人經前注矢良文宛回身避之宛免
矢良文亦如之繼橫馳奮矢相斃矢而不能中者二
人各服其技乃相謂曰吾父子非有深讎欲一戰以
校勝負耳今已各試其技亦可以已矣乃輟兵講和
深相結託云
初賴信爲上野介在兵衛尉藤原親孝任在其國總
盜於家盜脫枷鎖遁出劫親孝兒劉質走據壘屋擬
刃其胸親孝驚悲不知所爲固囑家人曰莫敢逼也

之如使彼殺兒則寸斬其肉何益走見賴信泣訴之
賴信笑曰勇士臨事不顧妻子如何以一兒之故狼
狽如此乎乃自往視之盜見其至屏息不敢仰視提
兒益急賴信叱曰汝欲殺此兒乎苟活余之地身賴信曰
之盜對曰我豈爲殺少乎苟活余之地身賴信曰
匪舍汝兒我不汝殺盜悞伏後之賴信乘其出盜親
孝詣賴信賴信不許曰彼窮爲盜貪生劫兒不忍深
罪也且我爲彼紉裳可食言哉乃爲之糧馬乃失而
去永承三年身年八十一
說六十一

宋元通鑑	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應旂
自序	荀悅袁宏前後漢紀	范祖禹唐鑑
代史各成一書	或可法戒	日夜手書五六年間
可疑可信校計	毫釐如是者又四五年	司馬氏振
古鉅儒又助以劉恕範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		
年而元書始成	猶謂中間牴牾不敢自保	蘇洵氏
謂經旨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公動謂經以		
載道史以載事	不知道見於事	富平道經亦載事
史亦載道	太祖不以宋為元	忽必烈之罪而曰
天象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		元儒

揭傒斯曰修史在於得人
有李問文章而不知史
者不可與有李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宋元固今之夏
殷也所宜為監者蓋莫
切於此矣元於李問文
章知史事未可妄議而
心術則不敢不正義例
鑑者監也備前代之善
惡為后世之法戒故不
曰史而曰鑑司馬史記
序三十年事五十萬言
班固漢書序二百年事
乃八十萬言愚以為此
固之優劣不在文之煩
簡也詔令奏疏議論啓
劄有可為世法戒者直
摭全文多不裁減君子
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不得已而為文
無非為經世而作也宋
以後之文章凡有關於
世道可垂鑒後人者多
為錄入周茂林曰天地
間至貴者人而人至貴
者君子而君子至貴者
君子之德有於身而已
矣名字與官又曷足為
輕重哉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
尚書經史一也通鑑多
致詳於名臣碩輔之經
國政事而於儒學隱逸
或從節略愚於此則並
著之世降俗末偏蔽淺
陋之徒各執己見依傍
道德者則鄙功業為庸
俗馳騁功業者則作道
德為玄虛持論相沿而
道德功業

宋太祖也 僅六耳 忠臣 范質 宋 陳國南 贈通官 宋重道字

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坐端令文臣分撰餘贊	百曰不越	天下之号曰宋	有矣禪自古帝王有	宋太祖	儒非道	岐而為二
李處耘匡義趙普郭延贊石守信王審琦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或一睡	戊申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或一睡	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初遂定有	李處耘匡義趙普郭延贊石守信王審琦	李處耘匡義趙普郭延贊石守信王審琦	李處耘匡義趙普郭延贊石守信王審琦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范質之降周不可言者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周韓通為王彥昇攸殺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當時天下書 哀哉 旌簾之始

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画像掛于壁涕泣不已	二世有趙高也	遂寔	面貍	等自以周朝旧臣稍有形迹且悼帝英睿乃請劄子	仁輔為舅每見仁浦輒望塵下拜其便倭如此	相也	憂	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	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非夷之上若治得正道
周李筠起兵帝即位遣使招乃延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面貍	面貍	面貍	面貍	面貍	面貍	面貍	
周李筠起兵帝即位遣使招乃延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周李筠起兵帝即位遣使招乃延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昭按南漢主刘張之有宦者陳延壽猶奉之	

從事閻丘仲卿說籍曰公孤軍拳事示勢甚危雖倚
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力太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
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聲
大震于天下計之上也衛融謂帝曰犬吠非其主
汝豈速殺我之決不為汝用云云昭按融有始而無
終遂降于宋然則雖有犬吠云云之語何足論哉古
曰晚節難保信乎難矣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又
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台募教習俟其精練
即送內由是橫悍之士皆隸禁藉矣又懲唐以來藩
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四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

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
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周之世宗世帝帥師入滁得
趙普崇大悅語會獲盜百餘帝將盡殺之普請先訊
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帝大奇之才留置左右李
重進據揚州起兵周太祖之甥史臣曰韓通死於
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旧史書
叛之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
陳仁錫曰赦筠子守節官重進二子皆有君人之
度重進既平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置義
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善虽小不可
不錄

陳仁錫曰宋末
國之弱本此

王著知貢舉時諸州有瑞著獻頌目以規諫帝嘉其	意下詔褒之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帝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如何普州	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	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按太祖與石守信等飲酒	其與守信語之言殊失君體陳氏已言之矣女真	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号勿吉至隋改号靺鞨唐	初有黑水靺鞨末西部後靺鞨末盛疆号渤海國黑水回	役屬之渤海已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号	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号生女真画洛陽宮
----------------------	--------------------	----------------------	----------------------	---------------------	---------------------	----------------------	------------------------	----------------------	---------------------

殿按國修之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	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詔自今百官每	五日內殿起居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	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帝曰朕欲武臣盡	讀書且通治道何如禁民火禁帝嘗注于謀帥	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瑤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	筠鎮棗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	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冢族
----------------------	---------------------	---------------------	---------------------	--------------------	----------------------	----------------------	----------------------	----------------------	----------------------

在京師者概之甚厚郡中竟推之利悉與之盜其國
回貿易免所過仰稅令召募曉勇以為爪牙凡軍中
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封爵賜以飲食錫賚殊
異由此功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
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
川廣吳楚之地帝欲榮享功業終始無瑕者梁周
翰上書云只如梁敬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
越悉殖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浮尸江
遂左車亦償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獲首則償卒

有廷吳越則非貪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
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史鄧艾
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刎竇嬰樹党而喪身鄧
禹敗於回溪終身無量戎之寄馬援死蠻徼還尸關
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集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
輩佐閔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擒張飛則遭帳下
所害凡此各將志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人
滄汰盡可棄捐蜀田淳曰大丈夫豈能附拘庸求
進哉曹彬建破江南吳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
曰吾必死於國難弟曹勉之父八人皆沒于陣

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
先赴合口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
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
江南皇甫經勳偁武田氏臣部部長坂北弟氏臣松
田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
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也將來則拒
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
和必待其臣懇告而后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
國之休美 曹彬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
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江南之亡此節
者唯陳喬鍾倩二人而已矣 曹彬曰魏公而帝通
弒元赫公而皇威遠被 帝曰今之勅敵止在契丹
自荆運以來益輕中國俟我完實恥之未晚 群臣
多請留徽帝曰吾方平江南余孽未靖俾叔歸治兵
以攻元後則帝之兵力可省江南已下徽將安往徽
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徽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
則皆群臣乞留徽章疏也徽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必
從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
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

陳曰宋人齊燦
道卒自易始
昭按歷宋之
設薛子論
畫矣

咸諫弗聽云々帝曰吾欲西上據山河之勝以去冗
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弼曰在德不在險力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殫矣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時江南州郡
皆降独江州未降刺史謝夷實乃集眾謀納穀指揮
胡則謂元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能忍負之刺史
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共同列執夷實
殺之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曰
縱兵取資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
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宮中葦簾綠用青布常服

奉使

之衣弊濯至再○永康公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眉
夷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升但
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諫二典嘆曰堯舜
之罪四凶止從投竈何近代法網之密邪
太宗紀
夏英太祖契丹遣耶律敵會英尋遣辛仲甫報謝之
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
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
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豈不可留有死而已
契丹主知其不可奪羣禮遣還分尤藏北庫為內

非賢主不能
不如付之計
臣陳評

也延美遂請行帝許之	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	掌田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延美曰上櫛風沐雨以	申弔伐王地必親賢當表率慮從若掌田務非所宜	囊十世同居詔旌其門	帝自將伐遼欲有王延美	祚門閭復其家以其十姓同居也	金鄉縣民李光	文院迂西館書貯之凡八萬卷	旌貝州清河民田	陋余有司於昇竜門東北創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	嗜好也	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患其	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於民朕終不以此自供	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
-----------	------------	----------------------	----------------------	-----------	------------	---------------	--------	--------------	---------	----------------------	-----	------------------	----------------------	----------------------

與耶律汝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
西方陣官軍詎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
誘我也可整無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刘廷翰陣于前
崔彥進潛師躡之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
擊之契丹軍大潰契丹刘繼業來見帝復姓楊氏
止名業之善戰号楊無敵楊業主將多嫉之或潛
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吕中曰蓋燕薊之
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虜二則中國
之險移於虜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
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

居正仕晉漢周
宋史出處與危
貨馮道同
是孔子所以取
狂狷而謹事
者不與也
後延美成廣
而子

機耳 契丹耶律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
讓切諸將故士卒為之用且戒我兵無輕犯宋境
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苟察衆
論賢之 沈倫清介謹厚為相十餘年無所建明君
子少之 趙普以延美居西京不便調李筠上言延
美不悔過而怨望 王洙罷相時作自問詩唯述平
生宋遇為華人撫之長樂光云 帝問李繼舉曰汝
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驕悍但羅羣耳
非能制也 按李昉微誦白詩感帝心是長于風諫
者 帝謂王顯曰卿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與機

務無暇博覽軍書能熟諳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
矣 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台僚屬置
酒無皆褒美坦獨僂首王疆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
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
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
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亦帝為假山未成聞坦言
亟毀之 帝謂宋瑛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
當其罪即無不治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
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
平詰其姓名蒙正處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升量 陳評亦是
量不足 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后叔卷宋玘以
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每暇日則問文仲
以經義署以筆法

宋紀六 太宗

帝謂侍臣曰教化之原治亂之本苟無書籍何以取
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書以來上
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
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
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

禍昔秦彭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玘曰秦彭
一郡守政善而天亦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華山
隱士陳搏入朝宋玘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
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
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
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童顏素異有天日之表
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
心同德與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帝益重
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 雍熙二年帝宴于後
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曰習射水心殿賞老曲宴

李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虽知	宋紀七	治小罪即斷之	諂諸州郡署月五日一牒固固給飲藥病者令醫	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然之人充元位可乎	職在觸邪中丞之位号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	親典不殺生有災度虽上前不禁王偁曰御史之	適何勞之有毫蒙字日用性沉厚不言人豈非好	帝曰僥惠及無告獄訟平允不致枉乱朕意深以為	自此始親錄京城繫囚至日肝近臣諫勞苦過甚
----------------------	-----	--------	---------------------	----------------------	----------------------	---------------------	---------------------	----------------------	---------------------

未成人者别為一席有犬百条共一牢食一犬不至	口不蓄僕妾上下婢媵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	國史皆以宰相兼之陳競九世同居長幼乞七百	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曰唐制也大率士監修	宋紀八	進同相位趙普雅重之	失所望又無善辭恥怨之道也呂蒙正歷官一紀	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	溫語待之子弟間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	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
----------------------	----------------------	---------------------	----------------------	-----	-----------	---------------------	----------------------	----------------------	----------------------

群犬不食唐及南唐時旌女門
親書錢文作真卿行三昧自是每改元必更錢以年
號為文 按天子躬親書錢文褒貶極矣陳氏先言
之 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
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哉
呂蒙正曰協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它能唯善
用人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迂督謁見必問有
何人才值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武百
官多稱職者以此 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
俟歲飢則減價糴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青神氏

王小波作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
爭附殺縣令有元振劉武豐實之以錢惠其平日愛
錢故也 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易簡進曰臣
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
持盈守成慎終如始 呂蒙正曰治國之要在內修
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 淳化四年始分天下
郡縣為十道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
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尤計西為右計 張詠曰妖訛
之與疹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平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孝而不樂仕宦詠

案郡人張及李敗張遼者皆有字行爲御里所稱遂
 敢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計
 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教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
 集凡俗爲之敦厚 袁準曰陛下爲天下叔君謀及
 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叔所以
 副天下望者 呂中曰準之言萬世法也
 己巳十一月朔直就燈下而致了

應神帝幸吉備國壹加佐米山風飄御笠帝怪之鴨
 別奏言是神秘奉天皇之徵也因獵其山所獲果多
 帝大喜賜名賀佐是爲笠臣之始祖其子孫有縣守
 者爲人勇悍強力仁德帝末年吉備中國川島河有
 大蛇行人被毒多死省縣守臨淵投三瓢曰汝吐
 毒害人我將殺汝今能沈此瓢則我避汝不能則殺
 汝時蛇化鹿欲引瓢而沈之瓢不沈縣守入水揮劍
 斬蛇悉斷其種類河水爲赤因號其水曰縣守淵云
 日本武尊名小碓尊一名日本童男幼有雄傑之氣

及壯容貌儻身長一丈力能扛鼎二十七年八月熊襲反十月舊事記作十月使日本尊討之時年十六十二月日本武尊至熊襲國索其和勢地理賊魁帥取石鹿文又名川上巢帥適宴其親族日本武尊被髮飾為童女伏藏劍櫃中密入與其婦女雜處巢帥被酒日本武尊拔劍刺其胸不殊曰姑待之吾有所言汝為誰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巢帥曰吾國中少強力者也人無不懷服者吾嘗多遇勇武未有若皇子者吾虽賤陋願上尊號可乎皇子許諾巢帥乃曰自今以後應稱日本武皇太子言訖刺

殺之由是並稱日本武尊日本武尊進至駿河土賊船日野多麋鹿狩則大獲日本武尊信其言遂獵於野賊乘風縱火日本武尊知見欺即鑽燧取火逆燒得免擊賊眾殲焉因號其處曰燒津住吉仲皇子履中帝既除喪未即位欲納羽田代女黑媛為妃使仲往告期仲乃伴為帝妾之漸適還手鈴翌夜帝至褰帳而入牀頭有鈴者帝怪問之媛曰非昨夜所遺之鈴乎帝乃知仲之默而去仲恐誅奉兵圍宮

宇多天皇仁和三年詔萬機無巨細皆關白於太政
大臣基經關白之始于此
護良親王天姿穎敏幼為帝所寵異拜兵部卿會皇
太子邦良薨儲戴未定帝屬意護良而北條高時違
詔以後伏見帝長子量仁為太子故不得立遂往梨
本佛寺就承鎮法親王為僧更名為尊雲嘉曆二年敕
三品為延曆寺座主居大塔時人因稱大塔宮帝深
嫉高時擅權每欲除之元德二年敕修延曆寺大講
堂已成親臨慶之以尊雲為新堂祝願師進敕二品
蓋欲以結僧徒之心賴其力除北條氏也尊雲年贊

密謀遂廢講讀習武事穀擊精妙矯捷如飛既而謀
泄高時大懼乃圖行廢立
會行在赤脂內侍原好專兵未圍般若寺時方天明
後者皆外出尊雲不知所為將引刀就刃傍有三函
盛大般若經其一出經過半乃跳入函中以經自覆
擬刀於心而伏好專兵通索佛殿遂及經函而尊雲
所匿函以蓋開不怪而去
菅原道真字三小名阿呼參議是善第三子也幼而
穎悟甫十一歲是善使島田忠臣試詩道真即賦曰
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

是善嘆曰	蘭函而芳	信哉昌泰	二年以藤原時平為
左大臣道真為	右大臣大將如故	三年二月薨于貶	
所年五十九	說作四年	薨六十一	又作五十六
明矣			日本
葬筑前安樂寺	子高枕景行兼茂淳茂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勤止不常、其傳平年愛秀、驟諫不聽、愛秀憂憤之極、留諫言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石藉々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汝、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汝、孤之所以能至乎汝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也、汝乃目以躁急、

不唯無恥於中朝、使孤追悔感之不能已、汝言之妄
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繼無憂者之先謀、豈終
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諫、亦非無謂也、特公
不受以為己功、而專歸之憂者、一激也、乃君德之美
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通不命終、虽如可恨、然臣者否
繼乃公遺業、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獨不
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朝鮮之役、鄉氏從赴名護屋行營、至是秀吉稍忌其
鄉、亦知公欲自往征朝鮮、以避禍、適秀吉患外
征事不平、會諸將議、有以鄉進曰、是易也、爾第以朝
鮮賜臣、任其進取、則殿下不獲煩諸軍矣、秀吉不懌
右田三成衆固說秀吉曰、當今天下至安、莫足慮者
惟會津參議英才蓋世、臣向入與觀其行兵、大類殿
下、而部下勇猛輩出、今付以重鎮、是放虎深山也、願
殿下慮之、秀吉益恐、密令三成毒之、遂疾就國、文祿
三年正月、乃疾至京師、秀吉臨其第視疾、明年二月
疾革、作絕命詞而薨

其詞曰、限有幾、吹年登花者、年
散物遠、心短、香乃山風、年

四十、聞者。垂漢、秀吉、余氏鄉子秀行襲封。

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迄今正襟談之猶覺喑啞叱咤之雄縱橫馳驟于數頁之間驅數百萬甲兵如大風捲箬荷觀○當是時秦綱懈而維弛天下叛之英雄雜還並起千頭萬緒勢如亂絲太史以一筆寓之或捕序或陪序或帶序或附傳無不絲以入扣節之端根步驟井然不乱後之作者誰有以筆力○以篇中紀羽由微而盛而凶中以義帝為綱炤羽未弒帝以前由禍將而次將而上將而諸侯上將軍至分封則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伐而二萬俄而六七萬至

新豐鴻門則四十萬其與也勃有及祗帝則日衰矣

元就以元春未有仇儼使兒王就忠密問其意所嚮
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
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也元春哂曰然吾素
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
而吾取也人不取而吾取也信直必感喜為君出死
力以

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吊此兒者力戰自將
攻自鹿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
道城兵亦鑿而通也關于山中城兵遂塞穴而却乃
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射見我軍士視之以

為水不玉也

元龜元年八月元就患痛輝元隆景歸省也二年六月疾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之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成我業矣君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擊天下治亂者未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君於前世人生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君乃令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過一別則擇其將輒戒之曰君聞侮其人者不有

其土汝服膺以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

元春瘡將死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十

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

輝元患吉田隆秋城于已斐十九年成從有更名廣

斯

文祿元年秀吉奏其伐朝鮮名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存朝鮮連署東事隆景死押顯畫其繫福肅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陳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遂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

隆景守國城独不肯還曰諸君皆去當独留吾受命
 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与朋人一戰使明人知日
 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

和	別	々	四	来	天	輜	今				
睦	一	失	君	翁	下	重	度	工	下	野	宇
之	隊	敬	之	討	有	皆	之	興	宇	都	宮
風	中	之	任	死	志	道	義	工	都	藩	土
ハ	以	至	一	所	者	之	舉	シ	藩	土	廣
有	下	二	身	詮	之	勢	大	書	土	廣	田
之	之	御	二	尊	心	長	敗	翰	精	一	我
侯	人	坐	擔	兄	ヲ	公	士	ノ	我	藩	土
得	氣	侯	當	一	挫	之	氣	寫	藩	土	高
凡	ヲ	得	被	人	キ	威	沮	山	藩	土	名
下	平	共	成	何	侯	名	喪	城	藩	土	平
去	仕	此	侯	卒	事	ヲ	惣	天	藩	土	作
亦	侯	迫	程	割	加	損	軍	王	藩	土	
愚	二	辱	ノ	據	之	ス	狼	子	藩	土	
而	資	毛	御	ヲ	河	ル	損	嶺	藩	土	
弱	質	交	盡	御	埜	而	一	陣	藩	土	
之	淳	諸	力	主	手	已	步	中	藩	土	
弊	良	君	伏	張	教	十	不	廣	藩	土	
有	自	ト	望	被	入	ラ	止	田	藩	土	
リ		格	々	成	江	ス	棄	氏	藩	土	
								在	藩	土	

殊ニ西洋兵法ヲ御信仰故一藩之兵政節制紀律	之一定ト申受無之昨日之戰平日操練之形ニ振	回疾者一人モ無之會之兵法ニ不及事處甚此等	之弊急速御一洗號令ヲ嚴ニシ兵士ヲ精スル事	御誓當兎角何事モ御一身ニ被任疾様伏望ニ疾	小生輩上ハ	天子君父ニ申譯ナク中ハ長公ニ面目ヲ失ヒ下	ハ百姓町人ニモ愧入疾就而モ因之手筈齟齬ヨ	リ味方之事唯粗暴而已ニ陷リ名義ヲ失ヒ刺サ	ハ拙劣之戰死疾モ残念千萬之至御推察可被下
----------------------	----------------------	----------------------	----------------------	----------------------	-------	----------------------	----------------------	----------------------	----------------------

候

東洋兄足下

廣田精一郎事
大田武吉

[illegible]

よに報の仕方上

文久癸亥

十月二日

以親母柳

小傳記

唯之筆押

ハ	丁	ハ	云	本	成	瓊	御	御	藩
德	ナ	火	々	主	マ	々	神	當	士
川	リ	日	桓	殿	シ	杵	ノ	家	某
氏	狀	尊	武	ハ	王	ノ	御	ノ	翁
臣	ル	ヲ	天	御	フ	導	子	祖	談
後	ニ	立	皇	糺	今	ノ	ニ	先	
嫌	平	テ	ノ	子	平	御	シ	ハ	
疑	城	祀	御	ニ	城	兄	テ	天	
アリ	天	ル	時	テ	天	ニ	日	火	
テ	皇	ヘ	ニ	御	皇	當	速	日	
申	ヲ	キ	詔	実	ヲ	リ	日	ノ	
事	始	ト	アリ	家	祖	其	ノ	導	
也	祖	云	テ	ノ	ト	御	導	十	
ト	ト	々	大	御	父	子	ノ	リ	
カ	申	狀	江	家	ツ	孫	御	此	
ヤ	奉	ハ	氏	柄	ル	世	弟	導	
素	ル	明	ノ	ヲ	ハ	々	ニ	ハ	
ヨ	ハ	了	始	立	非	国	テ	天	
リ	女	タ	祖	王	十	造	无	照	
	シ	ル		フ	リ	ト	孫	大	

平城天皇モ御血亂ノ綾キ玉フハ世人ノ知ル	慶口只上古ヨリ綿々トシテ天朝ト同シク無究	ノ御家柄有難キ目出度ヲ知ルハ十リ御先祖匡	衡公ノ御遺書ニ我家ハ天朝ト盛衰ヲ同シフス	元朝盛十レハ我モ盛十リ衰ハ我モ亦衰トカヤ	実二十歳ノ格言迄血感激ニ餘アリ然レハ御當	家勤王ノ御素心ハ素ヨリ不可止況ンヤ臣子ノ	誠忠シヤ	清和元王管公ヲ博士トス管公ハ元大江氏ト全	姓ニシテ世々文士トナル是れ藤原氏外戚ノ權
---------------------	----------------------	----------------------	----------------------	----------------------	----------------------	----------------------	------	----------------------	----------------------

盛ニメ專横ス故ニ天王大ニ是ヲ憂ヒ管公ヲ用	ヒ朝權ヲ歸フヲ思フ其管公ヲ用ヒ玉フ御心ハ	始祖天火日尊ヨリノ血亂ニヨリ天朝工不幸ノ	事ハ致スマシキヲ御考ヘアリテノ事トカヤ	菊桐ノ御章洞著合ニ至リ御許免有之云々其故	ハ公勤王ノ御志厚ク餘程天朝御深意ノアリテ	ノトキク	洞春公茨島御勝利ノ日弘治元年三月某日十リ	狀ルニ未夕防長二州紛々ノ世十レハ其翼月四	月某日ニハ赤馬関安惠帝ノ御陵工御書上リ御
----------------------	----------------------	----------------------	---------------------	----------------------	----------------------	------	----------------------	----------------------	----------------------

備脩復ノ命アリ実ニ騷擾ノ時ナレ共掛ル勤王
 ノ御事業カシコムヘキナリ所謂令文育武此
 吏手感懼ノ至リナランヤ

今上登極明年季夏上漸就三浦次忠掌中脩念録
 而騰字焉

元治甲子の夏五月山田席三助寇京
 師分其兄中村新七の贈り書翰
 親子兄弟を同し而も公よりハ人の
 親より愛より居るは其の時天の強んと出
 ぬ瓦の眼を老翁の時勢少壯儔親加
 主山義之士或は脱藩欲を是亦而得ん所
 以や然る愛我君師而敵様而先祖を以
 産業とるる嗣封王親少す而忠義を
 為るより愛より文都の奸賊を為る押
 計終るより時勢を成るを誠る功

齒教是之知也物は時をなす處上原に解
るるに成りては長天中にも四光の輝
動もそれとて雲明く處を揺動しなす
人と物と已に揺動し儀とて年流るる
もの左布告具大和にもわきまを立所
親征し居る初冬は位也と云量計人我
八月十九日身重動ふたす皆彼等り好
深より起る愛ありて之を容る皆天地と地
神明と云ふ也や能然彼を所謂今も
此れを猶天とて勢ひなる多連親信と朝も

立教を返して下りて大業謬なりとおあり
りすなりて時勢急に時を自迷一
なりては身の上と義なりなりなりなり
物もなす所なる親族なりとて位上あり
下りてなりなる位なりとて成なり入
なりなる事憶ひ際とてなりなりなり
なりなる時時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
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
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

五月廿日

実和初名
幸二印ね

刀之役何如僕之志以安之即中一
 以抑之乃乃度之即上度

坐忘亭記

丑	今	時	之	卒	移	不	驥	為	
之	職	依	道	倉	曆	可	能	政	坐
春	八	于	或	卒	或	成	致	者	忘
開	載	外	有	則	有	也	十	可	亭
廣	嚮	物	心	危	所	故	里	觀	記
苑	以	以	欲	殆	傷	古	而	游	
圃	為	恬	必	夫	害	之	不	乎	
以	觀	然	行	慮	則	三	息	夫	
取	游	其	之	道	補	公	其	弩	
觀	者	所	而	安	焉	屋	蹄	能	
焉	非	壅	時	靜	事	恒	竟	飛	
鑒	政	滯	勢	而	不	安	苟	矢	
池	今	有	不	能	慮	閑	不	而	
引	年	政	使	可	則	平	游	弛	
流	始	是	然	得	輕	夷	以	其	
築	知	以	則	焉	鳴	以	察	力	
山	不	成	不	而	鳴	觀	世	竟	
架	然	焉	能	安	則	之		衰	
橋	焉	余	故	靜	倉				
種	辛	在	亦						

○

人
 二
 云

以嘉木美卉亙乎春秋者林池之間為亭名坐忘席
上殆安容膝亭之東南皆窓牖宜乎觀月納涼朝罷
之暇取游於茲乃琴書碁畫之器操觚含毫之士從
容于我側心舒體安若鵲鳥之適谷而遊于山林若
習魚解脫而泳于河海於景又處焉則前所不達而
得而究之益知觀游者為政之一助也故記以書亭
之坐右



